

新时期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
沈石溪

野猪囚犯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LTS000015774G



沈石溪

野猪囚犯



新 时 期 儿 童 文 学 名 家 作 品 选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6年·福州

闽新登字 06 号

新时期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

野猪囚犯

沈石溪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8.125 印张 4 插页 188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95-1326-8

I·188 定价:11.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樊发稼

这套丛书定名为“新时期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入选的14位作家,除少数早在五六十年代即已成名外,大部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在儿童文学领域崭露头角。他们都是广大小读者熟悉和喜爱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在促进和推动新时期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方面,都以可贵的创造性劳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奉献。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版严肃文学读物极为不易的今天,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经过郑重研究,毅然决定将这些儿童文学名家的优秀作品,以丛书的形式集中推出,对此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十几年,中国儿童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面对这一时期、这一领域令人振奋的卓异业绩,我不由

想起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先生两年前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这一个历史时期（指“新时期”——引者）的文学光芒，所有心理正常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我们因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创造而感到骄傲。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久远的歧误之后重现文学的辉煌，这当然是由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所给予的机遇。但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家汗水掺和血泪浇灌而成。挤压下的坚持、逆境中的抗争、死劫里潜涌着再生的信念。在一个惊蛰的季节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勃发而为创造的激情。”（谢冕：《中国新文学的再度辉煌》）谢冕先生对于整个新时期文学激奋而又冷静的叙述和笔致凝重的概括，也完全符合儿童文学之苑的文学事实。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之所以能够卓然勃兴，出现堪称是“辉煌”的喜人局面，归根结底是新的“世情”、新的“时序”所使然。由于我们党在历经深重的民族劫难之后，及时总结了历史的深刻教训，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调整了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认真贯彻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很快地使整个文化、文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大的时势背景和空前良好的社会氛围下，我国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思想和精神获得极大鼓舞，在儿童文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童心论”、儿童文学的特征及功能、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等等问题的讨论，并对有些探索性作品展开了各抒己见的研讨。这些理论切磋和学术探讨，十分有益于廓清某些陈旧的创作思想，树立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儿童文学新观念。创作思想的大解放，儿童观的匡正和标新，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崭新的文学精神的形成和发扬，对我国儿童文学的新发展，无疑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

十几年来，儿童文学尽管在某一时段或在某种体裁样式的创

作上稍有起伏或偶显平缓,但总体来说一直保持着持续稳步发展的态势。无论在小说、童话还是在诗歌、散文以及幼儿文学等方面,都涌现了为数众多的佳篇力作。综观新时期儿童文苑,不仅作品的题材面大大丰富和拓宽了,而且作品的数量及总的思想艺术水准,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许多作品在努力反映时代、反映斑斓多彩的社会生活和少年儿童生活的同时,着意于精心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孩子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开掘少年儿童在具体社会环境下的人情人性底奥,从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在创作实践中,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艺术上努力探索和追求,不断创新,各自不同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获得了凸现和张扬;随着作家主体审美意识的强化,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美学质地和艺术品位逐步提升。

许多活跃在新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凭借一颗弥足珍贵的爱心,怀着对祖国下一代崇高的责任感,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众多优秀作品,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丰富孩子们的心灵生活、启迪和诱导他们健康成长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一代公民,乃至对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这套“新时期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正是为了向世人具体生动地展示我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卓越成就。作为出版物,这套丛书既可直接供广大少年儿童读者和一切儿童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同时又是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宝贵资料,很有收藏、保存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新时期儿童文学名家远不止本丛书所收的这些,由于丛书的规模和篇幅所限,现只能选收其中14位作为代表,而且长篇作品不在选录之列。以创作“热闹型”童话著称、具有广泛

影响的童话作家郑渊洁，本理应入选本套丛书，除不止一次给他寄发约稿信外，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领导和丛书编委会负责人还曾多次寻求登门与他面商，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1995年10月18日于北京双榆树





目 录

总序.....	樊发稼
暮色.....	(1)
第七条猎狗.....	(32)
象豕.....	(46)
天命.....	(60)
缺陷.....	(76)
灾之犬.....	(96)
狼“狈”.....	(103)
野猪囚犯.....	(112)
母熊大白掌.....	(119)
剌牛.....	(135)
花面母灵猫.....	(150)
跛脚小苦鼠.....	(161)
雪崩.....	(172)
仇恨.....	(194)
淘金少年.....	(219)

附录

沈石溪主要作品	(247)
沈石溪获奖记录	(248)



暮 色

埃蒂斯红豺群行进在风雪弥漫的尕玛儿草原上。七八十只雌雄老幼个个无精打采，耳垂间脑顶上和脊背凹部都积着一层雪花，宛如一支戴孝送葬的队伍。每只豺的肚皮都是空瘪瘪的贴到了脊梁骨，尾巴毫无生气地耷落在地，豺眼幽幽地闪烁着饥谨贪婪的光。队伍七零八落拉了约两里长。

嘡叽——

豺王索陀纵身跳上路边一块突兀的岩石，居高临下向豺群大声器叫。它想把落到后头的那几只豺叫唤上来。埃蒂斯红豺群历来在狩猎途中都用方块或圆形的阵容向前推进。这是对地域环境的适应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最佳生存选择。豺虽然生性凶猛但身

体瘦小，不仅比不过狼，比草狗也弱了整整一圈。若要单个和食肉猛兽较量极难占据上风，也无法把中型和大型食草动物列入自己的食谱。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称王称霸占有一席之地。方块或圆形的阵容既象征着群体的不可分割，让食肉猛兽望而生畏，又有利于豺王在碰到突发事件或不期然遇见猎物时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调度指挥。

遗憾的是，索坨连叫几声豺群毫无反应。队伍仍然松松垮垮像条脊椎骨被抖散的蛇。真是白费了唾沫。索坨很悲伤，豺王的传统权威受到了饥饿的挑战。

鹅毛大雪一连下了好几天，日曲卡山麓一片白茫茫，尕玛儿草原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白地毯，古戛纳河也结起了冰层。埃蒂斯红豺群虽然是雪山草原堪称一流的狩猎部落，但在如此严寒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却也碰到了生存危机。那些品种繁杂的食草类动物不是集体迁移到南方去越冬就是藏在洞穴里冬眠，像雪兔、山獾、牦牛这些少得可怜的既不迁移也不冬眠的食草类动物也由于寒冷而躲在山旮旯或丛林某个隐蔽的岩洞内不敢轻易出来，就算有个别动物耐不住饥饿冒险走出窝巢，湿重的冷空气盖住了它们的气味，呼啸的风掩饰了它们的声音，急骤降落的雪花又会用极快的速度抹平它们的踪迹。豺在这样的气候下灵敏的嗅觉视觉和听觉似乎都减弱了功能。唯一有把握的狩猎方式就是寻找到食草类动物冬眠或藏身的洞穴吃上门去。这办法虽然不错，但莽莽雪山辽阔草原要寻找到有丰盛晚餐的洞穴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全凭运气全靠机遇全仰仗那变幻莫测的偶然性。埃蒂斯红豺群也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山神，连续几天交厄运，搜索了近百个坑坑洼洼石缝洞穴无一收获。

饥馑像个黑色的幽灵徘徊在埃蒂斯红豺群。

昨天半夜，豺群中那只名叫朗朗的豺伢子被冻死了。朗朗的遗

体就丢弃在宿营地旁的一条暗沟里。今早天亮后索坨无意中溜达到暗沟前一看，朗朗只剩下一副白骨了，连眼珠和尾巴都被啃食得干干净净。白花花的骨骸旁的雪地里留着一片凌乱的豺的足迹。

索坨差点没急晕过去。

虽然豺和狼同属哺乳类食肉目犬科动物，虽然在人类的词典里豺和狼经常被捆绑组合在一起使用，但终究是两种类型的猛兽，各自有着不同的品性。狼在食物匮乏的冬季在饥饿状态下有啃食重伤或死亡的同类的习俗。豺却和狼不同，豺把食用同类的尸体视作恶习视作不可原宥的罪孽。豺对死亡的同类虽然不像人类那样使用繁复的仪式进行土葬火葬水葬天葬，却也宁肯让其暴尸山野让秃鹫、蚂蚁或其他猛兽来代为清理。

可今早暗沟内的情景却使索坨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一些豺正在打破豺群社会的禁忌啃食同类的尸体。

在野生动物中尤其在具备尖爪利牙的食肉兽中，社会禁忌十分重要，可以说是群体赖以生存的准则和法规。例如猛禽金雕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有一条重要的禁忌就是第三者不准插足，禁忌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两只脾气暴躁的雄金雕一旦为求偶而争斗往往同归于尽；孟加拉虎的生活中有这样一条禁忌，就是雄虎不准逗留在带崽的雌虎身边，防止在一种特定的情态下粗心而又贪婪的雄虎伤害毫无防卫能力的虎崽；食草动物高鼻羚羊也有禁忌，公羊在争夺头羊地位的过程中只能用炫耀头上的尖角和发达的四肢进行象征性的较量，争斗仪式化舞蹈化戏剧化，决不动真格的用犀利的羊角去刺击对方，没有这条重要禁忌全世界高鼻公羚羊恐怕都已死于无法克制的频繁发生的争夺社会地位的搏斗中了。

打破禁忌是十分危险的。

索坨今早在朗朗的骨骸前忧心如焚地伫立了很久。今天啃食同类的尸体，明天就有可能对豺群中的老弱病残者进行扑咬；今天

是悄悄地趁着夜幕的遮掩干盗食同类尸体的勾当，明天就有可能在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地进行自相残杀。这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索坨并非在自寻烦恼，杂玛儿草原确实曾发生过这样的悲剧。和埃蒂斯红豺群毗邻的古夏纳棕豺群有一匹大公豺不知是神经有毛病还是确实饿急了眼，在众目睽睽下把一匹还没咽气的病豺咬断喉管并饮血啖肉，旁观的十几匹公豺一半出于惩罚疯豺一半出于对食物的渴望群起而攻之把那匹胆敢打破禁忌咬食同类的大公豺咬死并吞食了。从此，古夏纳棕豺群不得安宁，三天两头发生同类相食的惨案，短短一个冬天豺群所有的大公豺几乎都死于非命，好端端的一个豺的大家庭遭到灭顶之灾。

这是惨不忍睹的血的教训，索坨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的埃蒂斯红豺群重蹈古夏纳棕豺群的覆辙。

作为豺王，索坨对自己的臣民了如指掌。站在朗朗的骨骼前，不用嗅闻气味，它一眼就从凌乱无序的雪地足迹上认出是独眼豺、白脑顶、兔嘴多多、短尾巴罗罗等七八匹大公豺干的缺德事。但它无力对它们进行惩罚。法不制众这条规律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同样适用于动物世界。再说，这些触犯禁忌的大公豺都是埃蒂斯红豺群的中坚和精华，从某种意义上说，惩处它们就等于在自毁种群。

要想阻止啃食同类这种狼的恶习在豺群中蔓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寻觅到并捕捉住像羚羊或麋鹿之类可以果腹的食物。

风愈刮愈紧雪愈下愈猛，天空乌黑乌黑像蒙着块丑陋的鳄鱼皮。举目望去茫茫雪山草原连个活动的影子都看不到；顶着风耸动鼻翼，除了雪的阴冷的气息闻不到任何鲜活的生命气息。猎物在哪里？食物在哪里？

豺们更加灰心丧气，队伍走得更加散乱。

索坨心里沉甸甸的像压着一块千钧巨石。

二

苍天有眼山神开恩埃蒂斯红豺群绝路逢生。黄昏时豺群经过猛犸崖突然发现了这个野猪窝。

这个野猪窝隐蔽得十分巧妙，座落在猛犸崖脚一个不显眼的岔儿里，一块巨大的鱼鳞似的薄薄的石片像块天然洞盖盖住了洞口，只在洞口斜面有条可供出入的浅浅的石缝。石缝间蔓生着野蒿紫藤骆驼草酸枣刺，虽然是冬季这些植物的叶子都枯萎了，但枝枝条条间挂满了层层叠叠的雪片，给本来就隐秘的石缝挂了道厚实的雪帘。要是没有猪崽叫，即使豺群从雪帘洞前经过也未必就能发现这个野猪窝。

本来豺群在离雪帘洞很远的那片白桦树林里行进，谁也没有想到要去光秃秃的猛犸崖下进行搜寻。突然间空寂的山野传来吱哑一声猪崽叫。

猪崽的叫唤声虽然十分微弱十分短促似有似无，但几乎每一匹豺都听得清清楚楚。霎时间，蓬松的豺毛紧凑了，黯淡的眼神明亮了，耷落的尾巴翘挺了，萎靡不振的队伍变得精神抖擞。根本用不着它索坨召唤，掉队的豺迅疾无声地赶了上来，以索坨为轴心群豺缓慢地绕着圈圈，这是一种等候指令准备出击的圆形阵容。

有猪崽叫就有母野猪，野猪每胎起码产三至五只猪崽，足够埃蒂斯红豺群美美地饱餐一顿的了。

猪崽叫唤得正是时候，假如早些叫或晚些叫也许豺群就永远发现不了这个野猪窝了。对豺群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一种福气一种造化。对那窝野猪来说当然是一种灾难一种不幸一种劫难。索

坨无从猜测那只倒霉的猪崽怎么会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发出叫声的。也许这只猪崽特别淘气天生就喜欢乱叫乱嚷；也许是一对猪崽在洞内闹架；也许是母野猪无意中翻身压疼了那只猪崽……

索坨前额上那两条紫色的倒挂眉毛陡地竖立起来，甩了甩脑壳，率先朝猛犸崖跑去。群豺散成扇形向雪帘洞悄悄逼近。

贴近那条隐秘的石缝这才嗅闻到一股野猪的骚臭味。那块平滑的屏风似的石板不仅遮挡了视线还盖住了气味。这真是个巧夺天工的石洞。豺群把洞口围得水泄不通。

嗨——索坨朝洞内发出一声试探性的嚣叫。

雪帘洞里寂然无声半天没有动静。

对豺来说野猪虽然是可口的食物，却也是不好沾惹的家伙。野猪是一种杂食性动物，既吃竹笋果根野木薯等茎块植物，也吃雪雉松鼠豪猪这类小动物。野猪性情凶猛，凭着又长又尖的猪嘴里那副能掘开板结的冻土的锐利的獠牙敢和豹子周旋。尤其是带崽的母野猪，有勇气同覬覦它的宝贝猪崽的天敌拼杀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野猪绝不会像其他食草类动物那样对豺群闻风丧胆一味逃命的。

索坨从乱石堆跳到雪帘洞前，将脑袋探进石缝去打量。

黑黢黢的石缝里闪烁着一双橙黄色的凶狠的眼睛。噢——洞内突然爆响起一声粗俗的嚎叫，又响起笨重的躯体在狭窄的石缝里朝前蹿扑的声音。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一副青白色的獠牙也恶狠狠朝前噬咬。雪帘洞里果然有一头凶相毕露的母野猪。索坨赶紧缩回脖子弹跳开去。它嗨嗨叫着，希望母野猪能追出洞来。但狡猾的母野猪没有上当，只在石缝口露了一下嘴脸，便很快将身体缩回洞里去了。

嗨——嗨——嗨——嗨——

豺群齐声朝雪帘洞发出让食草类动物心惊胆颤的嚣叫。

母野猪吭哧吭哧在洞里喘着粗气，就是赖在石缝里不出来。这

发猪瘟的家伙，肯定知道自己一旦失去雪帘洞的依托，便会受到豺群前后左右四面八方的追堵围歼。它待在这条十分狭窄的刚够一头野猪侧身挤进去的石缝里，完全不用担心来自左右和身后的威胁，只要集中精力对付来自正面的攻击就可有效地保卫自己的家庭安全。

这真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形，根本无法发挥豺的群体优势。倘若强攻，每次只容得下一匹豺钻进石缝去施展噬咬本领。而一匹瘦小的豺在和一头庞大的野猪面对面交锋时是很难占到什么便宜的，尽管豺比野猪生性凶猛得多。母野猪有的是憋力气，又卧在石缝里以逸待劳，也不怕豺群搞什么车轮战术。

或许可以用豺的智慧将那头负隅顽抗的母野猪引诱出洞，索坨想。譬如豺群佯装着因失去耐心而放弃这场狩猎，在母野猪的视界内撤出猛犸崖，然后远远地绕个大圈子悄悄埋伏在背风的雪帘洞左侧，等待母野猪出洞觅食。譬如还可以让一只幼豺假装因饥寒交迫而倒毙在雪帘洞口，豺群呜咽着离去，当纷扬的雪花把装死的幼豺差不多掩埋起来时，母野猪或许会打消怀疑，钻出洞来试图拖只幼豺回去当点心……不不，这些办法不完美，都有缺陷，都要冒很大风险。这发猪瘟的家伙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耐心，完全可能待在温暖如春不受风雪侵袭的雪帘洞里两三天不挪出洞口一步。豺群暴露在寒风大雪下，已整整三天没有觅到食物，别说再拖两三天，恐怕今夜就会被难以抵御的寒冷和难以忍受的饥饿诱发自相残食的灾祸来。那被当作钓饵的幼豺，恐怕等不到把母野猪诱骗出洞，自己就会冻成冰柱。

索坨绝不能干这些赔本的买卖。它在雪帘洞前窜来跳去，想找到一个万无一失能把母野猪引诱出洞的办法来。蓦地，它停住脚步，偏仄脑袋，朝暮色沉沉的天空发出一声干涩的悲壮的嚎叫。

没其他办法了，看来，只有在豺群中挑选一匹苦豺了。

三

苦豺是豺群社会一种特定的角色，与人类社会中的炮灰殉葬品敢死队有点相似。当遇到非牺牲个体才能保全种族这样的严峻关头，苦豺就义无反顾地冲来自我牺牲。

苦豺这种角色的产生不搞世袭制，也不由豺王指定：而是按一条十分简单的标准来遴选。那就是年龄加衰老度。凡扮演苦豺角色的一概都是步入暮年的老豺。当危急关头来临时，豺王的眼光在豺群中扫射一圈最后落在年纪最大相貌最憔悴唇须已经焦黄犬牙已开始松动脱落的老豺身上，豺群所有的眼光顺着豺王的视线也落到那匹老豺身上，就算是豺王提议全体豺民表决通过了。

在不需要苦豺的平常日子里，老豺在埃蒂斯红豺群中倒也会受到尊重与照顾。例如猎到了食物，缺乏抢食能力的幼豺和抢食能力已大大衰减了的老豺会得到一份。例如在山洞里宿营，老豺会像幼豺那样被安排到雪花不易飘至寒风不易钻透的洞底歇息，而由身强力壮的公豺守候在洞口。但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豺群却一点不讲良心地将老豺推了出去。

让群体中最衰老的豺担当苦豺，是埃蒂斯红豺群祖先传下来的习惯。豺的理解是，老豺生命的烛光快熄灭了，与其让它毫无价值地自然死亡，还不如让它为群体更好地生存奉献最后的生命。危急关头必须要一匹豺去死，挑选幼豺会损害豺群的未来，挑选成年公豺或母豺会损害豺群的现在，挑选老豺只损害豺群的过去。过去并不重要。对埃蒂斯红豺群来说，失去一匹生命力已差不多衰竭的老豺当然比失去一匹生命力还很旺盛的年轻豺损失要小得多。